

# 斑澜年代

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  
寻找青春掠过的痕迹

漠沙  
著



# 班 斓 代

Banlan Dai

漠沙

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  
寻找青春掠过的痕迹

汕头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斑斓代/漠沙著.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81120-930-3

I. ①斑... II. ①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0151 号

## 斑 斓 代

---

作 者: 漠 沙

责任编辑: 叶思源 钱 丹

美术设计: 王 勇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82903126

印 刷: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168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3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ISBN 978-7-81120-930-3

---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电话/020-37613848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传真/020-37637050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 前 言

海明威曾说过：“小说家是天生的说谎者。”我不会说谎，所以我宁愿认为《斑斓代》只是一部加长版的日记。岁月被浓缩在这部日记里，友情、爱情、真情、亲情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尽情挥发，里面记载着发生在我们中间的故事，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表情，和转瞬即逝的感受。我将他们提炼出来，重组出一幅新的图景，再把它展现给阅读这些文字的人，你也许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故事，然而当你细细品味，你会感受到那种熟悉的气息，是的，那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青春……故事本身很平淡，平淡得一如我们的生活，没有惊喜，没有巧合。而正当我们以为岁月一如既往地流逝，生活波澜不惊地前行时，突如其来的变故顿时让我们慌乱无措……是从旋涡里挣脱，还是执迷地沉溺于沼泽，神沉默。

一朋友迷惘地问我，爱情是什么。我对他微微一笑，然后扬了扬我手中的文字，说：跟着我来，让我告诉你，什么是爱情……



我总是看不清，  
看不清时光在青春上雕刻的年轮

是什么，  
让我们无法停留



# 目 录



斑斓代 .....	/1
我们的爱情 .....	/13
初遇 .....	/24
幸福微笑 .....	/75
初恋 .....	/99
平淡的甜蜜 .....	/112
有关篮球 .....	/140
失去 .....	/153
折翅 .....	/168
真实的梦 .....	/176
劫后余生 .....	/187
挡住的阳光 .....	/196
嘉可吃 .....	/208
书后语 .....	/210





## 斑斓代

生命辗过地我的手心，  
我试图抓住的岁月；  
斑斓着的我的风华，  
没有了记忆的我的年代。

当斑斓年代，不再有年轮的印迹……繁华褪尽，只剩下，斑斓代。

时光总是一个让人容易苍老的词眼。它先是慷慨地赠予我们青春，然后又毫不留情地夺走，无论我们怎样地仰望和企盼，夜空中总是布满了流星划过的伤痕……

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从我的生命中经过，在我的人生中逗留：他们唱着自己的歌，旋着自己的舞步，他们光艳如昨，他们绚丽如华，他们牵着我的手，在一个璀璨灯光晃动下的大广场，翩翩起舞，轻唱梵歌……

正当我觉得我会永远这样幸福下去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俯在我的耳边说：“我要离开了，再见吧，亲爱的。”说着他们依旧轻歌曼舞，渐行渐远地淡出了我的视线。接着是另一些人，接着是剩下的人，接着是所有的人，他们微笑着离开……直到整个空荡荡的广场只剩下孤孤单单的我，跳着自己悲伤的舞步，哼着自己忧伤的歌——我在和我的影子跳舞，和着节奏，不离不弃。

整个广场的灯光打过来，照亮了我身体的每一部分，我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绽放光芒；我笑着，开心地笑着，无比开心地笑着，眼泪却不知不觉滑落下来……

没有人看见，泪珠显露着的折光。也没有人听见，泪坠落到地上迸发的感伤。

这是一个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过往的故事。故事里仿制了我们所有人曾有的欢乐，曾有的幸福和曾有的，落寞。

也许你会看到你从前的样子，从前的时光，和内心深处不曾褪去的纯真。它们那么真切地存在。

以至于你会听见心中不断有声音在说——  
青春，请不要远走。

我发现我越来越像个小混混了。

这个重大的发现是在下午不幸发掘到的，中午我突然脑筋短路了，决心有必要去上一次思想道德修养课，这门课开课至今，满打满算我只在第一堂课去遛过，用老色的话说是“露露脸”。那堂课我特意一脸崇敬地坐在第一排（不懂吧？印象分就是这么捞着的。），所以特清晰地数过那老师秃头上飘着的几缕头发，所以特有创意地发现他粗厚的鼻毛伸出鼻孔0.33厘米，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发现我犯下的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错误——我忘记带伞了——那老师喷射的口水有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一堂课下来，也没听见思修老师讲什么伟大而悠远的先进道德事例，因为忙着掏纸擦脸（绝对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既要在老师转身板书的那一刹那完成一连串流畅的动作，又要在老师转身回来的那一刹那保持标准化的微笑）。之后我回想起老妈从小一直告诫我的一句话“向别人吐口水是极其没有修养的一件事”，于是我便心安理得地跷这位思修老师的课了。

或许只是为了证实是否数错了思修老师的头发，我鬼使神差地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一脚深一脚浅地来到位于学校最南端的教学楼。一路上表情纠结而又幽怨，像得了严重的便秘一样，迎面走来的学生见状纷纷避让，终有一教师模样的长者欲言又止地看着我，很小心地抬手指了指旁边一建筑，说：“这栋楼的底层大堂向左拐最角落的地方有卫生间的……”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他，有点恍然大悟，“呃——谢谢，谢谢——呃，不是很需要——因为——因为，也拉不出来……”

然后逃也似地离开了。

天杀的，上课教室在五楼。

我“当当”地拾阶而上了，在二楼的楼道拐弯处，眼睛的余光告诉我前方杀气腾腾。那个体态古怪的身影一步步向我逼进，约莫快到跟前了，我头也没抬，冷冷地扔出一句话：“跟谁混呢，挺拽啊！”没回应，我猛一抬头，却发现镜子里的我面目狰狞，对我呲牙咧嘴。



我怔住了。

那是我么？上身一溜滑溜溜的沙滩装，第一、二颗钮子没扣上，第五颗已下落不明，下身则是一紧巴巴的牛仔裤（据说现在流行古旧的牛仔裤，所以穿着的这条特意两周没洗了），脚下“吧叽吧叽”地踩着个木屐，走起路来声儿倍响，一头很有型的头发，像被老母鸡刨过的谷堆（其实这是昨晚睡姿不雅所致），下巴稀松地冒出一小簇胡须，像一片被盜伐过的森林，色迷迷的眼睛周围又有大手笔的黑眼圈陪衬……

绝了！活脱脱一个洪兴帮和东星帮争着吸收的小混混。

我对我的这个发现懊恼不已——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马克思爷爷、列宁叔叔，对不起小巷口摆摊卖红萝卜饼的阿伯（他一直当着我妈的面夸我是块好料子，长大了肯定当大官——为此我妈乐得每次都会多买几张饼——后来才很不情愿地发现阿伯对每个孩子都这么说）……

“我发现我越来越像个小混混了。”我很郁闷地向我的宿舍和隔壁几个宿舍公布了我的这个发现，群众反响强烈。现摘录如下：

老色：“不是像小混混，本来就是。”

小辉：“早看出你小子有前途，果然是个当小混混的料。”

亮亮：“混混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不过，我看好你哦。”

德哥：“当好混混不是件很轻松的事情，其中涉及了交际学、武学、机械使用学、厚黑学、诈死学、弹道轨迹研究及逃跑路线设定学……”

条哥：“360行，行行出状元，‘我选择我喜欢’——你混！”

老黑：“其实我们早知道了，只是不想当面揭发。”

……

郁闷到家了。

我真想一拳把公寓的墙壁砸个粉碎，但考虑到了骨头与墙壁的坚硬系数悬殊太大，我及时终止了这个带有严重自残后果的想法。

悲切地回想起了以前做了三好学生、红花少年而四处招摇过市的大好日子，那绝对是根正苗红的祖国未来栋梁，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香艳艳、娇滴滴的标着天价牌子出售的祖国的花朵。上幼儿园其他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死活也不让他们宝贝和我一个班，因为阿姨们都争着宠我，我环境优越了，却衬托下班上其他小朋友一个个都自闭症似的。

再大点上了小学，校长、老师最头疼的就是我——最野最皮又最不服管

——最可恨的是每次考试成绩都无限接近满分。我就一直纳闷：原来上蹿下跳活泼开朗年青力壮的校长几年下来咋就头发花白老态龙钟了呢？毕业典礼上，校长攥着我的手不放，喜极而泣，老泪滂沱，颤颤地说：“你终于毕业了，世界……”他咽了咽口水，强忍着愣没说出下半句，贼懂事的的我忙接过他的话头：“……终于清静了。”

带着老校长意味深长的话，我进了中学。心想做人不能太绝了，要保持低调，把机会让给那些奋斗在考场第一线的同志们。从此我对分数严格控制，想要几分就只能考多少。不小心考多了我还死缠着老师扣回来，这心里才踏实了。毕业考核上几乎所有任课教师的评语清一色一致：“该生学习成绩非常非常非常稳定。”

唉。

大学才读了两年，以前聪明伶俐活泼乖巧的我咋说没就没了呢！

百思不得其解……

正惆怅着呢，老色悄悄凑我耳边一本正经地说：“做小混混要有过硬的素质，一不怕晕血二不怕犯罪三要尊敬老大和长辈……”

“滚！”

华大静谧的校园仿佛被惊醒，接着，又沉沉地睡去。

初来乍到华大时，迷宫似的道路眩目的风景却衬得我背着大包小包像在逃难。本想靠自己猎犬般敏锐的直觉、候鸟般精确的方向感、河马般茁壮的双腿自个摸到宿舍楼去——转了大半圈，终于承认自己其实是河马般的直觉、猎犬的方向感、候鸟的双腿。

没办法了，开口问路吧，瞅准了逮着个书生味十足，文质彬彬的大哥做救命稻草。这位师兄也够意思，开口道：“噢，北区36号楼啊，知道，你一直朝前走约205米向右拐75°，前进约30步，向左看，你会发现一个倾斜角约25°的斜坡，爬上斜坡，再迈8级的台阶，穿过一片小龙眼林，向右拐走163米左右，你会发现前方有一交通指示牌，走上前去站定了，面朝北偏东20°，一直往前走，对，没错，一直往前走……你数准了，你要路过6个男生宿舍楼4个女生宿舍楼外加一个自来水厂一个配电站才能到你的宿舍。”我的下巴就这么肆意耷拉着，眼白就这么肆意上翻着，也不能表达我对这位师兄的崇敬之情，有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

“说得不清楚吗？要不我就再详细地说一遍……”

“啊……不，不用了……倍清楚了，谢谢啦师兄，长见识了今天……”

告别了这位仁兄，我边走边想今天总算学到了两件事情：一是给人指路其实是有技术含量的，二是没做笔记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

没办法，再一次迷路了，这次寻思着要逮个五壮三粗、心直口快、大大咧咧的学生来问路，蹲路边守了好久，终于看见一个符合“条件特征”的学生了，上前寒暄了几句，说明了来意，这位师兄果敢爽快，大手一指：“一直往北走。”

“可是前面这……”

“绕过去不就得了，你方向感不好？”

“不是……但是……是……我明白了。”

“要赶着去吃饭，否则就带你过去了。”他顿了顿，“吃饭就跟打仗样。”

“我能找得到，谢谢师兄了。”

面色苍白，我就琢磨着这位师兄的最后一句话：是不是吃饭前都要干上一架，谁赢谁吃饭，输的人只能在旁边侍候着眼馋着干舔舌头还得包洗碗筷？越想越害怕。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摸到了挂着金灿灿招牌的北区36号楼，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见着了楼栋管理员，方知还要办入住手续。

“阿叔，我是刚到的新生，请多关照。”

“嗯，先办入住手续吧。把你的资料袋给我吧。”

“资料袋？”

“对啊，新生接待处给你核发的那个资料袋。”

“好像——忘，忘在那边了。”

“那赶紧回去取啊。”

“——先让我哭会——”

当我扛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找到宿舍门牌的时候，推开半掩的门，看见一堆大包小包的行李里面“蜗房着”一个文质彬彬的学生，书卷气很足。

这让我有些意外——学工科的，怎么来的那些文人气质。

我小心翼翼地敲了下门，问：“同学，请问你是理科的吗？”

他放下手边的整理动作，抬起头看着我，说：“不是”。

“噢，对不起，打扰了！”我急忙退了出来，心想都快读大学的人了咋还会认错门牌呢。

走到楼梯口，正犹豫着是该往上爬，还是往下走时——我犯蒙了——楼梯口写着大大的“4”字，这是哪门子的玩笑！

我杀气腾腾地折了回来，那学生还在慢条斯里地整理衣物，我有些恼怒地问：“同学，这是你的宿舍吗？”

“是啊，怎么啦？”他一副处乱不惊的样子。

“你是土木工程学院的新生？意思是你是我的舍友咯？”

“唉，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了，呵呵。”他很诚然地笑，让人感觉很舒服。

“那，那我刚才问你是不是理科的，你还给我说不是？”

“当然啦，咱是工科的嘛。”

“……”我郁闷地无语，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理科和工科是没区别的，估计全中国人民和我同一个想法。

没想到在他这栽了。后来知道他叫李斌德，再后来我们都唤他“德哥”。

从此，我再不问别人是理科还是工科，我都直接问：“小子，不是文科的吧？”

过一会儿到宿舍报到的是一位粗粗壮壮的汉子，我正想说：“师傅，我们这没要纯净水。”他已经抢先向我和德哥打招呼了：“兄弟们好！”

我乐了，这师傅还挺逗。他伸出手，和我俩握了握，便做了简要的自我介绍：“我叫谢剑武，东北来的，很高兴认识你俩。”

德哥和我点头如捣蒜，也接着自我介绍了一番。

听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那太好了，有个“模范”住在身边感觉就是踏实。

姗姗来迟的最后一位舍友，嗯，怎么说呢，长得猥亵不说，还很邋遢后来我们都叫他小辉。

如果不是看到他手里拿着的新生资料袋，我估计已经把他当成一个小流氓给赶了出去。

他人倒是和善，一来就和我们都打过招呼，只是看着他露着两颗虎牙笑，有些别扭。

他的行李也不少，只是明显地感觉到“硬塞”的成分太大，这更加强了他的邋遢形象。

没想到他也是东北来的，一前一后对比，我就纳闷了，都是一地方人，差别咋就那么大呐！

再后来，隔壁的两三个宿舍的人也大都来齐了，都是和我同一个班级的。我一直想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这个群体，最后只好承认只有用“乌合之众”最为贴切。

班上的另一些男生住在另一个宿舍区，如此一来，日常的联系就少了许多。还有极个别的男生（如后来的阿古）住在学校的单身公寓里，这让我们羡慕异常。至于班上的女生，数量少得可怜，质量也良莠不齐，这让我们男生集体大失所望，纷纷说大学的幸福全葬送在这个班级里了。

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和我住一起的这群“狼生”，好让读者们到时有所心理准备，不至于到时大跌眼镜。

周生，南方人士，后来因为保持着某项纪录，我们所有人都心悦诚服地叫他“条哥”。他还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思维习惯，比如有一次提到他最向往的是“床上搏击”，我们都不知何所谓何，都以为是某项新兴的体育运动，后来才搞清了原来他说的是“床上勃击”。

张墨夜，北方人士，身材粗壮，相貌平平，渐渐了解之后才晓得他有着无比强大的“亲和力”，但辐射范围仅限于网上无知的少女，精通计算机的长老后来把他列为新一代的“网络精虫病毒”，危险级别为最高级的A级，对网络上无知少女的破坏性极大，国内所有的杀毒软件都对其无可奈何，因为其名字“黑色调”太重，不久之后，得一名号“老黑”。

亮亮，沿海人士，我们一致认为他是情场高手，他却死不承认，他说了，用高手形容他是污蔑他，照他目前的修炼来说，至少是“杀手级”的。

长老，原名夏东宁，因为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得道高僧，故得此名号。他也配得上这个名号，从天文到地理，从历史到现实，从计算机技术到机械的自动化，从爱因斯坦的时光相对论到克林顿的弹劾案，从拿破仑大帝的离奇死亡到现代男性精子数量的急剧下降……他都精晓，这让我们这群大概算得上不学无术的人无比的钦佩。想着如果将来可能，把他往嵩山少林寺这么一送，头发这么一剃，戒疤这么一点，袈裟这么一穿，马上就一主持级人物了。说不定在他圆寂之后，会有一大批的跟随信众呢，未来的事谁知道呢，是吧？

颜明，因为相貌较显沧桑，后来被班上的女生唤作“大叔”，此外号也遂在我们几个宿舍流行开来。他人不错，就是有些书呆子气，把教科书当成

圣经一样地读，这让我们其他人很是鄙夷，觉得这么做两边不讨好，要么污辱知识，要么就是污辱上帝。

李轻鸿，西南方人士，原本以为是一稀松平常的人，当他拿起《唐诗三百首》的时候，我们猛然发现我们严重地错了：这歪瓜子熟读唐诗三百首就算了，还能出神入化地将其改编为各种令人惊异万分的诗歌，比如他改编了李白的《秋浦歌》：“鸡鸡三千丈，但是没我长。不知裤裆里，何时沾白霜。”我们就集体叹为观止，为他的“才华”深深折腰。

灿灿，沿海人士，一痴情种子，没有爱情就活不下去的那种人。和他的女朋友关系特粘，粘得电话线都快熔掉，因为天海地北，每年只在寒暑假才能见面，所以每逢开学，总能见到灿灿无比落寞的样子，我们有时真看不下去，于是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倩男忧魂”。

在食堂，吃饭就跟打仗一样，这话一点不假。

才来没几天，我就深有体会。

虽说学校食堂有六七个，就餐座位也蛮多，但也经不住学校年年扩招的压力，僧多庙少，形势日益严峻。经过开学前几天惨痛的吃饭经历，恍然大悟原来在大学食堂里抢位子的速度要以毫秒来计算，米饭分量要以克来衡量，菜量要以覆盖碟底面积来计，心情要以吨级单位来表示沉重。而在食堂内遇到淑女的几率比中足球彩票的低得多，我就一直惊诧于一群群亮丽光鲜的美艳女生咋就一下子就张牙舞爪群魔乱舞了呢。

以至于每次进食堂总是会产生错觉，是不是闯进伊拉克难民营了！

“同学，不好意思，这个位子已经有人了。”

“是吗？可是……”

“你看桌上这面巾纸外包装是我留的记号。”

“……”

“同学，不好意思，这个位子已经有人了。”

“是吗？可是……”

“刚才是我同学坐的这位子。”

“我知道。但是……”

“他已经传‘位’于我了。”

“……”

“同学，不好意思，这个位子已经有人了。”

“是吗？可是……”

“你摸摸这座位，有余温吧？”

“咋啦？”

“没吃饱，加餐呢。”

“……”

“师傅，您打的饭比昨天少了35克。”

“是吗？可能是昨天天气湿度比较高。”

“……”

“师傅，您太好了，给我多打了半两的饭。”

“是吗？那把餐卡再递过来，我还得多扣你5毛钱。”

“……”

“师傅，你打的这肉好像没熟。”

“哦……噢，七分熟的肉……比较好吃。”

“让我怎么吃呀？！”

“嚼着吃啊。”

“……”

“哇，师傅，这青菜里怎么会有菜青虫？”

“这怎么可能？”

“不信你看呗。”

“这，这应该是菜梗吧！”

“您见过这么丰满诱人的菜梗吗？”

“……”

大一基本没什么事，或者说大一的时光都浪费在我们的矜持中（装得跟

乖娃娃似的，还经常有模有样地揣着几本书上自习，路上碰到学长学姐还怯生生地问好)。

因此大一期末时，大伙基本都平安无事，没被科任老师抓到现形，都能越过“60分”死亡线。大伙学业是有收获了，学生社团也都进了不少，然而个人幸福几乎都没什么进展，以至于老黑回忆起这段时光常常无限感慨这是他“失去的一年”。

和这伙人相处久了，自然地了解了一些他们的底细，比如小辉常常搭汕外系漂亮女生然而压根就没成功过；比如条哥其实胆小怕事，就算手里支两枪他都不敢对别人凶；比如老黑常常流连网络的聊天室，并时不时地借口亲戚来探访而消失一两个晚上，刚开始我们还信以为真，等弄清真相后我们都笑话他的“亲戚”是蝙蝠——只有在晚上才出现；比如老色呢，喜欢以老大自居，管着我们一帮人，并经常吹嘘少了我们一群人就群狼无首，我说得了吧你，没有你地球照样自转，一秒都没落过，你说你是不是多余的？（因为这句话我被老色下“战书”——单挑篮球——结果我赢了，这把他给郁闷坏了……除逞强这点不大好外，老色人还是不错的，挺照顾我们的）；而德哥吧，对待事情有些完美主义倾向，思想也比较偏激，比如他认为我们上课开小差和美国进攻伊拉克一样不可容忍；大叔则口无遮拦，心里想啥全表现在脸上和嘴上，似乎完全不经过大脑，经常骂骂这个，臭臭那个，有时激起很大的民愤；至于长老，至今仍没发现有什么陋习，起居合理，饮食正常，连如厕都准时而有规律……

至于我么，呵呵，缺点太多，罄竹难书，我经常自嘲说自己就一黑社会老大，无恶不作。老色白了白我几眼，奸笑了两声，说还老大呢屁大点的恶霸气概都没有，充其量就一入门级的代客泊车的小弟，连小混混都算不上。

我说咋没有呢，你可不能信口开河，污蔑坏人，我就一大坏蛋了，再过不久就能成长为黑帮头子了，你可不能阻了我“黑暗”的前程。

嘿嘿，得了吧你，我举几个例子都能呛死你，听好啦，还坏蛋呢！你小子翘课只敢翘半节，一被点名还会眼汪汪地来求老师开恩，跟一乖兔子似的；你抽烟吧，只敢在宿舍里或者厕所里叭叭叨叨抽，一出这些地吧，你就绝口不提自己会抽烟；喝酒虽然也看你发过酒疯，可是最激烈的一次就是把面巾纸一张张抽出来，撕碎，挥舞空中，我都把酒杯子捧你面前了，你犹豫了半天愣是没敢摔；你上次和小辉的一次小冲突，小辉有些激动，手臂自个



擦破了点皮，你倒好，脸色平静地递给他半包面巾纸，还问他需不需要药膏，你那有；经常还看你塞给路边的乞丐钱，经常帮同学解决经济危机，经常从家里带好吃的来，经常爱护卫生，纸屑都没见你扔过……

停停停，我听着咋这么不是味呢，老色，咱可没什么利益挂钩吧，这么变相地夸我，我真就一十足的坏蛋。

你这么说可是大大地污辱了“坏蛋”这个词眼，你配嘛?!该干啥干啥去，别在这老嚷嚷自己是坏蛋，搞得我们这里像基地组织一样。

我真就这么善良？我咋没看出来呢？说着我自个呵呵地乐。

老色大呼受不了，又使劲地冲我翻了翻白眼，说你丫别这么得瑟，夸你两句你就神六似地上天了，当时真该把你绑推进器上，送到大气层当成太空垃圾给扔了。

那老色你给我提提意见，我要怎么成为坏蛋，总不能这么不良不恶地混着吧！

—那行，你去水果摊那抢大妈的两个梨来。我要逐步地培养你成为恶少。

那不成。

—为什么，怕了？

—不是，我不喜欢吃梨。

—……呃，那抢两苹果行了吧?!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吃葡萄……

—我掐死你!!!

—救命啊~~!!

大一的时光就在我们打打闹闹中匆匆地溜走，还没来得及怎么感慨高三岁月劫后余生的心悸，整整一年的时光就像自来水一样哗哗地流掉了，看得我们都心疼不已。

细想 fresh man（新生）听着还没过足瘾呢，马上就要晋升为 senior（老生），心中十分地不甘。长老开玩笑说，senior 这个听起来太正式了，也太生硬了，还是 old man（老男人）比较符合我们，呵呵。

哈哈，那直接改成 old no die（老不死的）岂不是更好？德哥笑着打讪。

哈哈哈哈哈……

大二的时光就在我们淫荡无比的笑声中，悄悄地拉开了它的序幕……